

## 热读

2015年4月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/李龙海

# 被淘汰出租 黑市“换装”变套牌车

网上标价不到2万，路边汽修店提供全套改装；执法人员每年查处上千辆，称违法成本低难杜绝

3月24日，劲松肯德基快餐店门前，三名男子在涉毒交易时被警方摁住了，其中一个是开着出租车来的“的哥”，他的车被证实为套牌车。这算是意外逮到一个克隆出租车，而据交通执法部门统计，最近两年每年都能查获千余辆克隆车。虽然执法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，但记者调查发现，京城马路上的数万辆出租车中，仍有不少鱼目混珠的套牌出租，而贩卖、改装套牌车的黑市业务，也为躲避执法查处，将生意搬到了网络上。



3月23日下午，花乡桥附近一小院内，20多辆已被喷上蓝漆的出租车公司淘汰车辆，正由“车虫”向外兜售，车牌处的黄色出租车原漆清晰可见。

## 套牌车遇围堵载客狂逃

李洪生也是一个假的哥，他开的车，是花一万多买来的、已经从出租车公司“退役”的下线车。喷上漆、装上顶灯、安上计价器，套个“京B”的车牌，这就是他生活的“靠山”。

他平时拉活儿很注意，除了问目的地，很少跟乘客说话，

他担心东北腔露馅，甚至连等红绿灯时都得四下观望，即便如此小心，但李洪生有一次还是差点被逮着了。

那是年初一天的凌晨，载着位女士的李洪生，被几辆执法车堵在了南三环主路上。李洪生一时心急，不顾后果地挂

倒车撞，然后又猛踩油门往前顶，将围堵的执法车顶开之后，一脚油门往前急飙而去。躲躲藏藏，凌晨4点，李洪生从土路绕回其租住的朝阳区东辛庄村。回到村里的李洪生，把出租车停进了一小片树林里，然后拆掉了车牌、计价器等。

他担心套的这套牌子已经被执法人员记录下来了。

其实就算执法人员没记录，也有不少正规出租车的司机在找这辆车。因为当晚有路过现场的出租车司机，将李洪生的“套牌号”发到了的哥的微信群里，寻找真车主。

## 的哥查套牌悬赏千元

当天下午，这条微信被转发进44岁“的姐”孙小梅所在的微信群里。

此时，孙小梅正在机场排队，看见“寻真车主”的消息弹出，她眉头一皱。“唉，不是我的。”几秒钟后，孙小梅用语音在群里发表了辨认结果。

孙小梅一直在找套自己车牌的克隆车，可对方就像影子一样，总是抓不住。

当初发现被克隆，是因为孙小梅接到了队里电话，通知她在回龙观又一次违规行车。

她急匆匆赶回车队查看违章记录，发现这次违章发生那会儿，她正在机场等活儿。队长一听，觉得可能是遇到套牌了，赶紧带着孙小梅去调取了GPS，并与被拍到的违章车辆进行比对。

猜想很快被证实，两车号

牌相同，但驾驶员性别和车身颜色均不同。报了案，孙小梅还得赶紧开被套牌的情况说明和GPS证明，然后赶去交通队撤销违章。整整一天半，孙小梅没拉成一个活，没踏实吃上一口饭，开着车东奔西跑。

最终，违章消除，工作算是保住了。但老司机告诉她，即便她的车牌号在交管局系统里备案了，执法人员在查扣时会

着重搜索，但想抓到套她牌子的车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

孙小梅把这段遭遇发在朋友圈里，末尾还附上一串哭泣、委屈、气愤的表情图像。

的哥赵凯在孙小梅的朋友圈留言：可恶的套牌车！我的那个也没抓到呢，这个月又换了两次假币，让乘客给投诉了！

为了抓到套牌车，赵凯还开出了上千元的悬赏奖金。

## 真假的哥合谋套牌分开拉活

跟李洪生那样悄悄套别人车牌的情况不同，王硕不用担心真车主四处找他围堵他，相反，他和真号牌车主老黄是同村的，还经常一起吃饭喝酒。

“原先也开正规出租，每个月各种费用刨去后，剩不下什么钱，开不到仨月就不干了。”王硕说，当时有哥们说买个淘

汰的车收拾收拾，套个熟人的牌，分头跑，只要不让管局抓住，每个月收入过万不是问题。

王硕找到了同村同样开出的老黄，因为都是老关系了，老黄答应了王硕套牌的恩求。

套上车牌后，两人为为了不被当场逮住，几乎都是分开跑活儿，老黄跑东片儿，王硕就跑

西片儿，两个人常常都会问对方在哪里，将去哪儿。

为了避免执法人员，王硕每天都是夜间出车，天亮前收工。从刚开始的“左顾右盼”，到后来渐渐变成“习以为常”，有时，王硕也会觉得自己开的就是一辆真车。“很多人套牌都是假牌假车，运营时毫无顾忌

地违章、拒载，这对被套的真车和乘客的危害最大。”王硕说，而他这样套熟人车牌的，宁愿少拉活儿，也会避免出现这些问题。

毕竟是违法，三站一场（首都机场、北京站、北京西站、北京南站）给再多钱也不去，因为那边警察多、交通执法人员多，是克隆车的禁地。”

## 克隆车交易因严查转场网络

都是开套牌出租车，也曾经被执法人员围堵过，但李洪生和王硕一直没被抓到过，运气似乎不错，但两人都知道，执法人员查得紧，只要还开着这套牌车，就难免会有被抓住的时候。

“如果车被堵住了，就不要车了，大不了再花一万多再买一辆。”李洪生说，当初他买车只花了1.8万，买过来用了两天

时间改装，然后就上路拉活儿。王硕买车，也跟李洪生一样，是在花乡附近找的“车虫”。按照李洪生提供的线索，记者来到花乡附近寻访，已见不到明面上摆着卖的淘汰车俩。

花乡桥附近一家汽修店老板称，因为查得严，以前摆在街边卖的淘汰车，现在几乎都是在网上发帖交易。

按照汽修店老板的指点，记者在“58同城”上输入“二手车伊兰特”，并将售价限定在2万元以内进行搜索，数十条买卖信息中，一些发帖者直接在产品描述里点明“什么用途你懂得、上路就挣钱、花车一口价”等字样。

汽修店老板说，这些发帖人卖的就是淘汰的出租车，其中“花车”就是还没改漆的下线

出租车。

在这些网帖中，还附带有车辆图片，其中多数全车被喷上了蓝色油漆。

而在“赶集”、“淘宝”等其他几个网站，也能查到类似“批发下线车”的网帖。

其中一名发帖者李先生在电话里表示，手里有多辆二手捷达和伊兰特出售，如诚心购买可看车议价。

## 待卖淘汰出租车藏身小院

依照与李先生约定的时间，3月23日下午2点，记者在花乡桥西南侧的便道上，见到了李先生和他的伊兰特。

“08年车，手续齐全，一万六，少了不卖。”李先生约30岁左右，外地口音，出售的伊兰特车已被喷成纯蓝色，顶灯、车贴、杠号等出租车标志均已拆除，前后两个车牌已被卸下，挂牌的位置还保留着原来的黄色。

打开车门，车内的计价器已被拆下，副驾驶的座位前，写有“禁止吸烟”及“北方出租车监督热线”等宣传贴纸还未完全清理。

当被问及是否还有更多车可供挑选时，李先生身边一位老师傅立即说“有”，随即开车带着记者一行前往附近一个没有门牌的小院。

小院内，两名山东口音的中年男子正在与一位身穿马甲、戴着墨镜的男子砍价。约5分钟后，一山东男子从提包里掏出一沓百元钞票，当着墨镜男子的面数了起来。

“这批倒出60多辆，现在就剩21辆了，他们刚要走6辆，你们自己选吧，手续都是齐全的。”墨镜男子把钱收好后，径直走向记者。

200平米左右的小院里，放着20多台蓝色的伊兰特车，每辆车的车顶放有该车的钥匙，钥匙上贴着原本的车牌号。

据墨镜男介绍，每辆车售价1.6万，都是下线淘汰的出租车。他说，这些车都还没到出租车8年的报废年限，出租车公司淘汰了，但又舍不得直接当废铁报解体，就通过二手车交易卖掉，这样一来，这些车就流到了他们手里。

某出租车公司一名负责人接受采访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。“除了政府补贴，报废解体一辆伊兰特只能拿到几百元的废铁价，但交易出去，至少能卖到七八千。”该负责人说，公司将车淘汰后申请指标购新车，对于淘汰车的去向从不过问。他也坦言，很多被淘汰车辆最后都流到“车虫”手里，不少变成了套牌车。

## 顶灯计价器全套3000元

除了卖车，墨镜男也介绍克隆车业务。

墨镜男说，如果自己找不到地方改装车，只要多加3000块钱，他可以帮忙找人改色，购买号牌、车贴、顶灯、计价器和卷票等全套设备。

“全车下来不到2万块钱，出门直接就可以压表拉活了。”墨镜男说，这些车，最少也跑了七年，但性能还可以，改完后开出租，一点问题没有。

当初给李洪生改车的汽修店，就在他租住的东辛庄村附近。离汽修店还有20来米，就能闻到刺鼻的油漆味。

修车铺的老板齐欢，正在给一辆前脸被撞坏的出租车喷漆。听说是李洪生介绍来改车的，他立即停下了手里的活儿。

“做克隆车，喷漆、改色，熟人我收1800，介绍来的收2000。”齐欢说，如果还加装顶灯、计价器、车标、假营运证啥的，另加2000块钱。成卷的出租车空票也卖，150一卷，保真。

齐欢说，他的小院最多可容纳14辆车，而在年生意最好时，14辆车里有9辆是套牌。

## 官方说法

### 克隆车源头难控违法成本低

根据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3年全年，交通执法总队查获克隆车1154辆。2014年，查获的克隆车数量为1161辆。

近两年查获的克隆车数量基本持平，但在北京市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梁建伟看来，数量上虽得到了控制，实则并不乐观，这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克隆车的源头难以监管。

“一些管理环节还是存在漏洞。”梁建伟表示，他们在执法中发现，套牌出租车基本上都是由出租车公司淘汰的车辆改装而来。

梁建伟透露，淘汰车的交易及改装，此前主要集中在南四环花乡附近，因为查得比较严，一些专门贩卖出租车的“车虫”，将买卖搬到了网络上，给执法人员取证和查处带来了难度。在查找套牌车环节，虽然交通执法与公安、企业组成了“三位一体”的联合执法模式，但套牌车作假方式多样，一般的电子眼、治安摄像头无法识别，执法时，多数套牌车司机不会配合执法，肆意逃窜，执法难度大。

“抓到开套牌车的，最高处罚金额不超过2万，对违法车辆，我们无权没收或强制报废。”一名基层执法人员也表示，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不高，也成为克隆车司机“知法犯法”的原因。

(据新京报)